

我爱刺桐花

■林建南

每年一过惊蛰,闽南的春意便浓得化不开了。漫步于古城的巷陌,风是湿润的,混着海的气味与老墙根苔藓的清苦气息。道路两旁,一株株高大的刺桐树,正将它们全部的血液与火焰,毫无保留地泼向尚有些料峭的苍穹。

“初见枝头万绿浓,忽惊火伞欲烧空。”此刻,才理解这“惊”与“烧空”的用字是何等传神。古城刺桐的躯干是苍褐的,覆着浅浅的纵裂与疏落的圆锥形皮刺,它沉默而嶙峋。刺桐树的枝丫极尽张扬地伸展着,有一种不受拘束的秉性。叶子尚未丰茂,那先花后叶的性子,使得一树繁华少了绿意的陪衬,显示出几分孤注一掷的决绝。细看那花,旗瓣长长地翘起,艳红如滴,它们红得那样浓烈,不掺半分胆怯,是淬过海日、染过霞光的红,是能灼痛人眼目、点燃人心肠的红。

站在这擎天火炬之下,人不由得变得渺小了、静默了。喧嚣的市声、游人的谈笑,仿佛被一层无形的膜隔开,耳畔只余下春风穿过枝丫与花隙时那细微而又浩荡的呜咽。阳光透过重重叠叠的绯红筛落下

来,光斑便也成了跃动的、暖融融的红色,落在肩头,落在青石板上,空气里浮动着一缕微醺的、近乎甜暖的气息。这气息是一种蓬勃的、带着生命原力的炽热感,吸一口,胸腔里便燃起一小簇安静的火苗。

这刺桐,原是这座城的魂魄。泉州古称“刺桐城”,那一树树如火如荼的红花,曾是远来的番舶最先望见海岸的标识,是海客心中故乡与异乡交叠的温暖印记。彼时,刺桐港“市井十洲人”,帆樯如林,宝货山积,这花冷眼看着八方语言交汇、诸色珍奇流转,在咸湿的海风与鼎沸的人声中,一年一度,将自己的生命绽放到极致。它见证过极盛,也默对过岑寂。它的红,是海上丝路血管里奔流不息的血红,是冒险家眸中欲望跳动的火红,也是守家的妇人年复一年,在日暮楼头望穿天涯的那一抹惆怅的残红。

这血色般的繁华,总与一种刚烈的气质相连。那枝干上的刺,并非摆设。我轻轻触碰,指尖传来明确而坚硬的抵抗,微微的刺痛感,是一种清醒的告诫。它仿佛在说:美,可以毫无保留;但生命,终须保有一份不容轻侮的锋芒。如同这片土地上的人,温润时如岭南的春

日,包容万象;刚烈处,则如拍岸的惊涛,宁折不弯。他们的情意,是滚烫的功夫茶里沉淀的浓酽;他们的信诺,是花岗岩棱角上历经风雨也不改的线条。

风忽然大了些,几片殷红的花瓣盘旋而下,落在我的衣襟上,又滑到地上,那姿态竟是沉重的,不似桃李的飘零,带着一份“零落成泥”的坦然与尊严。

离了那树,走了很远,回头再望。那一树燃烧的静默,已融入古城鳞次栉比的燕尾脊与红砖墙的肌理,成了这幅斑驳画卷上最鲜活、最无法忽略的一笔。它不在幽谷,不居盆盎,它注定要生长在开阔处、市井中,与海天、与历史、与寻常巷陌的炊烟共生共息。它的美,是外向的、慷慨的,要将那满腔的热望,说与长风听,说与海涛听,说与每一个抬头仰望它的人听。

生命的意义,不在于漫长的无风无浪的存活,而在于某个季节里那一次倾尽所有的火焰般的绽放。即便这绽放终将归于尘土,但那照亮过一方天宇的红,却已烙进了风的记忆、城的血脉与一代代望向海洋的眼睛里。那红,是起点,是归航的灯塔,是永不冷却的乡愁。



■李金范

樱花是春天的盛宴,不可不看。春节前后是樱花绽放的时节。我喜欢在不同的时间去不同的地点看樱花。泉州可看樱花的很多地方,山上、公园、河边皆可看,就连寺庙也有樱花看。清源山的樱花开得自由散漫,西湖公园的樱花开得悠然自得,开元寺的樱花开得奔放热烈。

开元寺的樱花是值得去看的,不但要去看,而且还要去看好几次,一次有一次的韵味,一次有一次的乐趣。看樱花最热闹的地方非开元寺莫属,年前就听说樱花在陆续开

放了,但不敢去凑热闹,年后,因我回了一趟湖南老家,便耽误了看花的最佳时间,一回泉州,头等大事就是赶去开元寺看樱花。

常去开元寺,我对地形是非常熟悉的。从正门进来,左手边步入小门,有一条青石板铺的林荫小路,一直通往西塔,这两旁盛开着樱花,夹道欢迎你。走在被樱花簇拥的青石板路上,如同行走在被鲜花包裹的春天里。这条青石板路面上不知垒起了多高的游人脚印,不知收集了多少游人的欢声笑语。千年西塔和樱花每年在这里重逢,它们用一年的时间,等待一次相遇,一年又一年在这里相互对望。

每次我都会慢悠悠地踩在这条青石板路上,从门口一直走到西塔,又从西塔走回门口,来来回回好几次。站在花下,徜徉于花海间,感受一朵花与另一朵花的距离,它们是挨得如此的近。此刻时光静谧,不说话就已如此美好。它们与世无争,每一朵花全力以赴地绽放着自己的美丽,它们默默与游人分享自身的喜悦。它们洒脱、自在,有一种纯净之美。

也许我被前几天的樱花深深感染,回家一直惦念,隔了几天我又去了开元寺。这次我赶了个早,不但重赏了上次看过的那些樱花,还去别处看了几树樱花。早上的樱花,显然经过一个晚上泥土的滋养,比傍晚的樱花更加精神抖擞。我发现同样是樱花树,有的在开花,有的在打花骨朵,有的在长叶子。同一地点,每一棵樱花树的花期各不相同,就像每一个人也有各自的花期一样。樱花树是先开花后长叶的,它用一年的时间酝酿一次精彩的演出,为了这场花事,它拼尽全力,这正是一种人生态度。看着凋谢的花,我也悟到了生命的轮回正悄无声息地进行。花的美丽,其实不在它本身,而在于阅尽千帆过后,仍对生活充满信心的姿态。

因为有了千年古寺的映衬,开元寺的樱花在人们眼中更加绚丽夺目、芳香馥郁,更显超凡脱俗。这场风景是值得我们去欣赏,去仰望的。

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,我们需要内心保持纯净、柔和,守住一颗初心,不断地自我开花。每一次看樱花,都是一次自我修复、自身能量加持的过程。

去开元寺,我看的是樱花,又不全是樱花,而是灵魂的邂逅和对生活的热爱。看一次樱花,就是靠近一次美丽。我坚信下一年的樱花,一定会开得更加灿烂、夺目。

花与人

■吴孔文

陌上花开,我去陌上;山中花开,我去山中。春光里,真想做个养蜂人,追着春跑;也想做只蜜蜂,向着花飞。采得百花酿成蜜,利己,亦利他。

春天,众花奔涌而来,白天开,晚上也开;风中开,雨中也开。头天晚上关门时分,树上还静悄悄的,第二天早上推门,已是半树琼瑶。原来在暗夜里,花儿们也没闲着。

今年节气早,春节前,有些花就开了。玉兰不像花,像鸟,白色的鸟。它们团团围坐在树上,不说话。香气淡淡的,不灰人。丽日晴空花下过,不是诗人亦吟诗。春天不读不写不吟几句诗,真对不起这大好节气。

野樱的花也开得早,这里一丛、那里一片,花色淡雅,谦逊内敛的样子。樱桃好吃树难栽,这话好像不妥。我栽过野樱树,很容易活的。不择地的草木让人心生亲切。野樱桃很小,甜中微苦,吃多了也不坏肚子,可以放开肚皮吃个够。

蚕豆花跟妖怪似的,不宜久看,看久了容易迷失心智。“蚕豆花开黑良心”,这话不知是谁说的。我喜欢鲁迅笔下的罗汉豆,也喜欢罗汉豆酱。当年上学,一小罐豆酱被室友哄抢,很快吃光。那豆酱真咸啊,可没人在意。

婆婆纳冬天就开花了。花是天蓝色的,有点媚人。《野菜谱》中说:“破破纳,不堪补。寒且饥,聊作脯。饱暖时,不忘汝。”破破纳即婆婆纳。为野菜修谱,是为有趣,也是为良心。对我们有恩的草木,都应该记住。

还有许多花叫不出名字,它们不在舞台,却在海洋;不在庙堂,却在江湖,尽管没人关注,它们依旧开得认真热烈。每年春天,我都努力去认识一些不知名的花。有种小鹅花,静默开在路边,真的像群呆萌的小鹅;还有一种紫色的地丁花,不明觉厉的样子,每次走近,我都俯下身。识花之心就是交友之心,能与花交朋友的人,也能和陌生人交朋友。

小时候住在乡下,春天是要早起的。小谷子的母亲性子泼辣,天还未亮,她那高亢而又略显愤怒的声音就在村子上空响起:“外面的花都开了,你们还在睡!都起来!小谷子去放羊,小胜子去挑水,招弟去烧锅!”她的声音是号角,督促全村人早起、劳作。

花是春信,也是钲鼓,花开到哪里,劳作就要延伸到哪里,除草、施肥、治虫、保墒,哪里洒下的汗水多,哪里花就会更艳丽,哪里春天就会更有底气。

陌上花开,可缓缓归矣。我不太喜欢这句话。春天应拒绝四平八稳,应像蜜蜂一样匆匆忙忙。如今我已离开乡村多年,可每年春天,耳边总会响起小谷子母亲的声音:“花都开了,快起来!”妙啊,人被她叫醒,花被她叫开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